

青葱岁月里， 我们 一起 读美文

林语堂 · 鲁迅 · 徐志摩 · 汪曾祺 · 余光中

等著
宋平
选编



青葱岁月里， 我们 一起 读美文

林语堂 · 鲁迅 · 徐志摩 · 汪曾祺 · 余光中

——
等著

宋平
——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青葱岁月里，我们一起读美文 / 林语堂等著；宋平
选编.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54-8242-6

I. ①青… II. ①林… ②宋… III. ①阅读课—中学
—课外读物 IV. ①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6134 号

责任编辑：高娟 程华清 曹程余慧
装帧设计：壹诺

责任校对：陈琪
责任印制：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960 毫米×640 毫米 1/16 印张：16

版次：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2 千字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生命的五种恩赐	[美] 马克·吐温	(001)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美] 奥格·曼狄诺	(004)
大海和吹拂着的风	[美] E. B. 怀特	(007)
回忆爸爸	[美] 格雷戈里·海明威	(011)
遗嘱	[俄] 果戈理	(018)
时钟	[苏联] 高尔基	(023)
蛛丝和梅花	林徽因	(028)
石缝间的生命	林希	(031)
好运设计	史铁生	(034)
夜雨诗意图	余秋雨	(040)
七月的丛林	[俄] 屠格涅夫	(042)
故都的秋	郁达夫	(043)
秋天的况味	林语堂	(046)
《野草》题辞	鲁迅	(048)
牡丹的拒绝	张抗抗	(050)
一棵小桃树	贾平凹	(053)
树之赞	[德] 赫尔曼·黑塞	(056)
大树和我们的生活	周涛	(058)
夏天的昆虫	汪曾祺	(061)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063)
翡冷翠山居闲话	徐志摩 (066)
月夜	韩少功 (069)
鸭窠围的夜	沈从文 (071)
陶公祠的菊花	陈所巨 (077)
朦胧的敬慕——悼念鲁迅先生	萧乾 (079)
生命的滋味	席慕蓉 (081)
时间怎样地行走	迟子建 (084)
安于途中	连玉基 (086)
孩子,你是妈妈的世界	季红真 (088)
不仅仅是左手	池莉 (093)
天籁	冯骥才 (095)
我有一个梦想	[美] 马丁·路德·金 (097)
有梦才有远方	罗西 (101)
书房的窗子	杨振声 (103)
圆明园情结	临青 (106)
中国人与山水	罗兰 (108)
风景·画	[荷兰] 梵·高 (112)
四季生活	[苏联] 沃罗宁 (116)
花	吴冠中 (121)
医生提笔	毕淑敏 (123)
写给幸福	席慕蓉 (128)
昆明的雨	汪曾祺 (132)
我的母亲	丰子恺 (135)
云使	[印度] 泰戈尔 (138)
贝多芬百年祭	[英] 萧伯纳 (141)
真实的高贵	[美] 海明威 (146)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奥地利] 茨威格 (147)
心灵深处有最爱	刘墉 (150)
沙漠	[法] 安德烈·纪德 (153)
林中小溪	[苏联] 普里什文 (156)

- 影子 [波兰] 波莱斯拉夫·普鲁斯 (160)
山恋 [日] 立松和平 (163)
囚绿记 陆蠡 (166)
荷叶伞 李广田 (169)
雨 柯灵 (171)
春意挂上了树梢 萧红 (174)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176)
夹竹桃 季羡林 (182)
静夜功课 张承志 (185)
青春 [美] 塞缪尔·厄尔曼 (188)
幻象 [德] 托马斯·曼 (189)
街 沈从文 (191)
爱晚亭 谢冰莹 (194)
善良·丰富·高贵 周国平 (197)
菜花 孙犁 (199)
听泉 [日] 东山魁夷 (201)
春天去看肖邦 肖复兴 (203)
读书 老舍 (206)
水墨文字 冯骥才 (209)
白色的睡莲 [法] 马拉美 (212)
鸟的音乐 [英] 威廉·亨利·赫德逊 (215)
遥远的回忆 [俄] 托尔斯塔娅 (221)
野蜂 [美] 惠特曼 (235)
坚硬的荒原 [乌拉圭] 何塞·恩里克·罗多 (239)
花未眠 [马来西亚] 朵拉 (242)
归来的温馨 [智利] 聂鲁达 (245)

生命的五种恩赐

[美] 马克·吐温

(一)

在生命的黎明时分，一位仁慈的仙女带着她的篮子跑来，说：

“这些都是礼物，挑一样吧，把其余的留下。小心些，做出明智的抉择。哦，要做出明智的抉择哪！因为，这些礼物当中只有一样是宝贵的。”

礼物有五种：名望，爱情，财富，欢乐，死亡。少年人迫不及待地说：“无须考虑了。”他挑了欢乐。

他踏进社会，寻欢作乐，沉湎其中。可是，每一次欢乐到头来都是短暂、沮丧、虚妄的。它们在行将消逝时都嘲笑他。最后，他说：“这些年我都白过了。假如我能重新挑选我一定会做出明智的抉择。”

(二)

仙女出现了，说：

“还剩四样礼物。再挑一次吧。哦，记住——光阴似箭。这些礼物当中只有一样是宝贵的。”

这个男人沉思良久，然后挑选了爱情。他没有觉察到仙女的眼里涌出了泪花。

好多好多年以后，这个男人坐在一间空屋里守着一口棺材。他



喃喃自忖道：“她们一个个抛下我走了。如今，她——最亲密的，最后一个——躺在这儿了。一阵阵孤寂朝我袭来。为了那个滑头商人——爱情——卖给我的每小时欢娱，我付出了一个小时的悲伤。我从心底里诅咒它呀。”

(三)

“重新挑吧，”仙女道，“岁月无疑把你教聪明了。还剩三样礼物。记住——它们当中只有一样是有价值的，小心选择。”

这个男人沉吟良久，然后挑了名望。仙女叹了口气，扬长而去。

好些年过去后，仙女又来了。她站在那个在暮色中独坐冥想的男人身后。她明白他的心思：

“我名扬全球，有口皆碑。对我来说，虽有一时之喜，但毕竟转瞬即逝！接踵而来的是忌妒，诽谤，中伤，嫉恨，迫害。然后便是嘲笑，这是收场的开端，一切的末了，则是怜悯，它是名望的葬礼。哦，出名的辛酸的悲伤啊！声名卓著时遭人唾骂，声名狼藉时受人轻蔑和怜悯。”

(四)

“再挑吧。”这是仙女的声音，“还剩两样礼物。别绝望。从一开始起，便只有一样东西是宝贵的。它还在这儿呢。”

“财富——即是权力！我真瞎了眼呀！”那个男人道，“现在，生命终于变得有价值了。我要挥金如土，大肆炫耀。那些惯于嘲笑和蔑视的人将匍匐在我的脚前的污泥中。我要用他们的忌妒来喂饱我饥饿的心魂。我要享受一切奢华，一切快乐，以及精神上的一切陶醉，肉体上的一切满足。这个肉体人们都视为珍宝。我要买，买！遵从，崇敬——一个庸碌的人间商场所能提供的人生种种虚荣享受。我已经失去了许多时间，在这之前，都做了糊涂的选择。那时我懵然无知，净挑那些貌似最好的东西。”

短暂的三年过去了。一天，那个男人坐在一间简陋的顶楼里瑟

瑟直抖。他憔悴，苍白，双眼凹陷，衣衫褴褛。他一边咬嚼一块干面包皮，一边嘀咕道：

“为了那种种卑劣的事端和镀金的谎言，我要诅咒人间的一切礼物，以及一切徒有虚名的东西！它们不是礼物，只是些暂借的东西罢了。欢乐，爱情，名望，财富，都只是些暂时的伪装。它们永恒的真相是——痛苦，悲伤，羞辱，贫穷。仙女说得对，她的礼物之中只有一样是宝贵的，只有一样是有价值的。现在我知道，这些东西跟那无价之宝相比是多么可怜卑贱啊！那珍贵、甜蜜、仁厚的礼物呀！沉浸 在无梦的永久酣睡之中，折磨肉体的痛苦和咬啮心灵的羞辱、悲伤，便一了百了。给我吧！我倦了，我要安息。”

(五)

仙女来了，又带来了四样礼物，独缺死亡。她说：

“我把它给了一个母亲的爱儿——一个小孩子。他虽懵然无知，却信任我，求我代他挑选。你没要求我替你选择啊。”

“哦，我真惨啊！那么留给我的是什么呢？”

“你只配遭受垂垂暮年的反复无常的侮辱。”

王汉梁 译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美] 奥格·曼狄诺

我将如何利用这最后、最宝贵的一天呢？首先，我要把一天的时间珍藏好，不让一分一秒的时间滴漏。我不为昨日的不幸叹息，过去的已够不幸，不要再搭上今日的运道。时光会倒流吗？太阳会西升东落吗？我能抚平昨日的创伤吗？我能比昨天更年轻吗？一句出口的恶言，一记挥出的拳头，一切造成的伤痛，能收回吗？不能！过去的永远过去了，我不再去想它。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我该怎么办？忘记昨天，也不痴想明天。明天是一个未知数，为什么要把今天的精力浪费在未知的事上？想着明白的种种，今天的时光也白白流失了。企盼今早的太阳再次升起，太阳已经落山。走在今天的路上，能做明天的事吗？我能把明天的金币放进今天的口袋吗？明日瓜熟，今日能蒂落吗？明日的死亡能给今天的欢乐蒙上阴影吗？我能杞人忧天吗？明天与昨天一样被我埋葬，我不再想它。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这是我仅有的一天，是现实的永恒。我像被赦免死刑的囚犯，用喜悦的泪水拥抱新生的太阳。我举起双手，感谢这无与伦比的一天。当我想到昨天和我一起迎接日出的朋友，今天已不复存在时，我为自己的幸运，感谢天主。我是无比幸运的人，今天的时光是额外的奖赏。许多强者都先我而去，为什么我得到这额外的一天？是不是因为

他们已大功告成，而我尚在旅途跋涉？如果是这样，这是不是成就我的一次机会，让我功德圆满？造物主的安排是否别具匠心？今天是不是我超越自己的机会？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生命只有一次，而也不过是时间的积累。我若让今天的时光白白流失，就等于毁掉人生的最后一页。因此，我珍惜今天的一分一秒，因为他们将一去不复返。我无法把今天存入银行，明天再来取用。时间像风一样可捕捉。每一分一秒，我要用双手捧住，用爱心抚摸，因为他们如此宝贵。垂死的人用毕生的钱财都无法换得一口气。我无法计算时间的价值，它们是无价之宝！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我憎恨那些浪费时间的行为，我要摧毁拖延的习性。我要以真诚埋葬怀疑，用信心驱赶恐惧。我不听闲话，不游手好闲，不与不务正业的人来往。我终于醒悟：懒惰，无异于从我所爱之人手中窃取食物和衣裳。我不是贼，我有爱心，今天是我最后的机会，我要证明我的爱心。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我要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多加爱护，明天他们将离开而去，我也会离开。今天我要深情地拥抱我的妻子，给她甜蜜的吻，明天她会离去。今天我要帮助落难的朋友，明天他不再求援，我也听不到他的哀求。我要乐于奉献，因为明天我也无法给予，也没有人来接受了。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如果这是我的末日，那么它就是最美好的日子。我要把每分每秒化为甘露，一口一口，细细品尝，满怀感激。我要每一分钟都有价值。我要加倍努力，直到精疲力竭，即使这样，我还要继续努力，今天的每一分钟都胜过明天的每一小时，最后的也是最好的。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如果不是的话，我要跪倒在天主面前，深深地感谢！



大海和吹拂着的风

[美] E. B. 怀特

无论是在睡梦中或是醒着，我总要想到船——通常总是想到那些被帆微微牵曳着的相当小的船。当我想到我生命中有多么大的一部分时间是在睡梦中消逝，当我想到在我们全部梦的世界中竟有那么多的境界都是与这小小的船只有关时，我不禁要替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忧起来，因为有人告诉我，经常随着臆想中的微风航行至虚幻的彼岸可不是个好的征兆。

我发觉大部分人在跨入理发室后总得等待，于是便在椅子上安然坐下，拣起一本杂志浏览。而我则是坐下来，继续我那在海中航行的遐想。这种遐想是在五十余年前开始的，迄今尚未续完。在东部地区，不管是等候上火车还是就诊牙医，没有一个候车室或候诊室不是被我当作舵舱的。每当列车起动，或者牙钻开始嗡嗡地旋转时，我总是仍在调整我的风帆的方位。

倘若一个人非得对某件东西着迷不可，我以为一条小船同样能使你迷恋，也许比大多数物件更令人缱绻。一条小巧玲珑的航船不仅美观，而且实有魅力，既充满奇特的期望，又隐示未来的困扰。假如碰巧这是一条机动游艇，那当然是由人的忙碌不停地大脑设计的最为紧凑、最为精巧的供人生活的设施——一个平稳但并非静止的家，它的形状与其说像一只鸟，倒不如说更像一条鱼或一位姑娘，全速行驶也好，任意漂泊也罢，如同他有心在岸上操劳日常事务那样，主人在船上尽可以将岸上的日常琐事远远地抛诸脑后——有客厅、卧室，外加浴室，全部漂浮着，充满了盎然生机。



那些对生活中的齐整和紧凑颇感头痛的人，在一艘停泊在一个背风的港湾里的三十英尺长的帆船的舱室里常常能得到安抚他们的艰辛的慰藉。在这里，家的有条不紊的缩样就展现在眼前，它匍匐在浪花泡沫之上，悬浮在海底和天穹之间，时刻准备于翌晨在帆布的奇迹和绳索的魔力的驱使下继续航行。人们从摇篮到走向坟墓，几乎总是在他们的心灵的隐处藏匿着这种船，这是无须大惊小怪的。

我曾经有过许多船，在海上排起来足有一长列，其中许多是冒牌货和替代品。随同我的船梦的消逝，我对这些船的所有权也消失了。自孩提时代起，我就试图拥有某种可供航行的玩意儿，以便哆嗦地张帆行驶。如今我已七十有余，我仍有一艘船，依然哆嗦着扬起我的帆，响应无情的大海的召唤。为什么大海对我有如此大的诱惑力？无论是在现实之中或是在梦的幻境，这种扬帆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我初次见到大海时，大海可憎可恨。记得四岁那年，我被带到罗谢尔海滨浴场。我经历的一切都让我惊醒，令人反感：海水留在嘴里的咸涩味，木制浴盆讨厌的寒意，遍地皆是的沙粒，海涂的恶臭。我怀着既恨又怕的心情离开了大海。后来，我发觉曾经使我畏惧丛生和憎恶不已的大海，如今我对它既害怕又钟爱了。

我返回了必不可少的大海，因为它能漂浮小船，虽然我对船只的知识只是凤毛麟角，可是我就是无法将它们从我的思绪中移开。我成了一个漂游的孩童。大海心照不宣地向我提出了挑战：风、潮、雾、礁石、船钟、大声呼救的海鸥、天气的无休止的恐吓和讹诈。一旦让风鼓满了我的帆肚，我就难以松开我的舵柄了；仿佛我抓住了一根高压电线，欲想挣脱已不能了。

我喜爱只身出航。大海在我的眼里如同一位姑娘——我不喜欢还有别的什么人伴同。因为缺乏航行知识，我想出了不少处理问题的方法，结果常常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因而未能学会正确的航行方法。时至今日，我仍无法熟练地驾驭，纵然我终生都在航行。直至二十五岁那年，我才发觉世上竟有航海图表存在；在那以前，我就像早期的探险家那样心中无底，只得小心翼翼地驾驶。待到而立之年，我才学会将一卷扬帆索挂在应该挂的羊角上，先前，我只是将它卷下来，在甲板上“砰”的一甩了事。我老是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反过来我又

发觉我在自寻烦恼。出海航行已由不了我自主：瞧，船就泊在那儿，系着，随波颠簸着，而风又在那边徐徐地吹着；我别无他择，只得出海航行。我早期的船只小得如此可怜，因此一旦风止了，抑或我本人失去了操纵船只的能力，我仍能借助体力控制它——涉水将它推回家或者用桨把它摇回去。后来，我逐渐适应了驾驭那种只有风大到一定程度方能行驶的帆船，当我首次在这种船上起锚离港时，大概得有一个小时的辰光我才敢抛却锚索。即使时至今日，虽然我记得我在海上已经短促地航行过上千次，想到在海鸥的嘲笑声中和在空空的主帆发出的吱嘎声中我将锚索抛却时，依然不寒而栗，难以忘怀。

往后的几年中，我意识到了我的航行已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觅取欢愉的源泉，因而航行渐渐地成了一种不可短缺的活动。瞧，船就在那边泊着，晨风在微微地吹拂着——如今航海纯粹是为了维护面子。我正如一个醉鬼，一生中离不开酒瓶。对我来说，不去航行则不成。诚然，我很明白我与风已失去了联系，而且事实上已不再喜欢风了。风将我吹得晃荡不已，风仅如此而已。我真正喜欢的倒是风平浪静的日子，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宁静。我的脑际产生了这样一个大疑问，即一个讨厌风的人是否还该继续设法扬帆行驶。但这只是一个心智的反应——先前的渴望在我的身上始终不泯，那是属于过去、属于青年的渴望，所以我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痛苦地徘徊，这是人到晚年的一种通病。

一个人该在何时告辞大海？他一定是非常眩晕、非常踉跄了吧？他要在奋发向前时离别或是等到他铸成诸如掉入大海或因风帆的偶尔改向而被摔倒这样的大错之后才告罢手？去年冬天，我花了不少时间对这一问题反复琢磨权衡。终于，当我得出我已到了路的尽头这一结论时，我给船坞写了一张便笺，要求将我的船只搁置起来拍卖。我说我要“与水解缘”了。但当我把这句话打下字来时，我怀疑我是否吐过一丝真言。

如果无人前来认购，我知道会出现何种情况：我去要求船坞将船置入港内——“直至买主光临”。然而，当温和的东南风在港湾作响时——那是轻柔、稳定的清晨的凉风，捎来了远方湿漉漉的世界的色泽，也带来了使人返回起点的气息，将他与既往的一切联系起



来——我又会像过去那样跃跃欲试，又会茫然不知所措。单帆小船又将出现在我的眼前，又有风在微微地吹拂，我又将起锚出航。当我驶过托利群岛附近的纺锤形航标、闪避阀式浮标和系索桩时，麇集在暗礁上的藓草将会记下我的航线。“那个老伙计又出航了，”人们会这么说，“再次驶过他那小小的好望角，再次征服他那波涛汹涌的西风带。”我将握紧航柄，再次感受到风赋予小船的生命，我又会嗅到先前那种险峻的气息，这是一种在我的身上注满活力的险象：咸涩世界的残忍美，船底甲壳动物的无数利刃，海胆的尖刺，水母的螫针，蟹的钳。

王志章 译

回忆爸爸

[美] 格雷戈里·海明威

我至今不能忘怀的那个人是个善良、纯朴和胸襟开阔的人……我们总是叫他爸爸，这倒并不是怕他，而是因为爱他。我所了解的那个人是个真正的人……

我这就给你们谈谈他的情况。

秋天，打野鸭的季节开始了。多亏爸爸对妈妈好说歹说，妈妈才答应我请几个星期假，不去上学，这样我又多逍遥了一段时间。

……那年秋天，有许多人来同我们一起打猎。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加莱·古柏^①。我看他拍的好多影片，他本人不怎么像他所扮演的那些角色，他极其英俊，为人温和可亲，彬彬有礼，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来就有的高尚气度。

我记得有一次打猎后我们决定去买些东西，进了一家商店，有一位老太太认出了古柏，要求他签名留念：

“古柏先生，我是那样的喜欢您的影片，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因为您，在所有影片里都是一模一样的。”古柏只是笑了笑，签好名后对她说：“谢谢您，太太。”

要是人家对一个演员讲，他在各部影片里都演得一模一样，这很难说是恭维。可爸爸发誓说，古柏对话语中这种微妙的差别一向辨别不出来。我想未必见得。否则为什么爸爸尽管很喜欢谈关于这个老太婆的故事，可是只要古柏在场，就绝口不提这事呢。

① 好莱坞著名电影演员。